

最让中国人怀念的

(白话彩绘本)

古典爱情小说

「明」冯梦龙

「清」李渔

赏评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最让中国人怀念的

(白话彩绘本)

古典爱情小说

「明」冯梦龙 「清」李渔◎著

水云◎赏评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让中国人怀念的古典爱情小说 / 水云编. —兰州: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80588-850-7

I. ①最… II. ①水… III. ①古典小说—作品集—
中国 IV. ①I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8065 号

最让中国人怀念的古典爱情小说
水云 编

策划编辑: X M J

责任编辑: 马吉庆

封面设计: 张 雪

出版发行: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邮 编: 730030

电 话: 0931-8773224 (编辑部)

0931-8773269 (发行部)

E - mail: gsart@126.com

网 址: <http://www.gansuarts.com>

印 刷: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00 千

插 页: 12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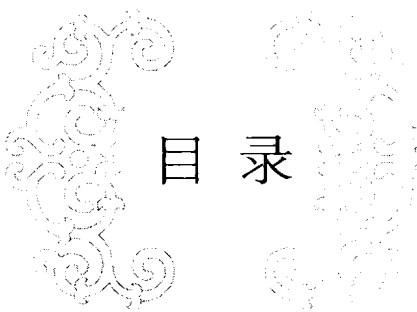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80588-850-7

定 价: 26.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目 录

合影楼 001

【关键词】倒影 清水 清丽 清凉 凄凉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017

【关键词】青楼 真心 真金 烈焰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031

【关键词】人情 世情 乱情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0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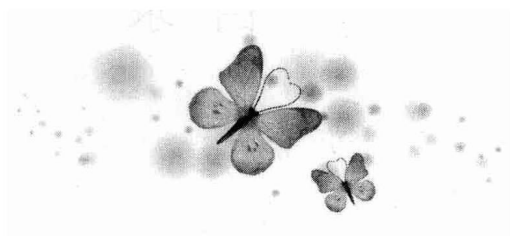
【关键词】人间 人间啊人间

卖油郎独占花魁 075

【关键词】青楼 身价 身份 身心摇荡

苏小妹三难新郎 107

【关键词】才情 调情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117

【关键词】一如既往 往事如烟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127

【关键词】变故 变乱 不变应万变

玉堂春落难逢夫 153

【关键词】一团乱麻 一心一意 一波三折 一日三秋

唐解元一笑姻缘 185

【关键词】风度 风流 风情 风骚

谭楚玉戏里传情 1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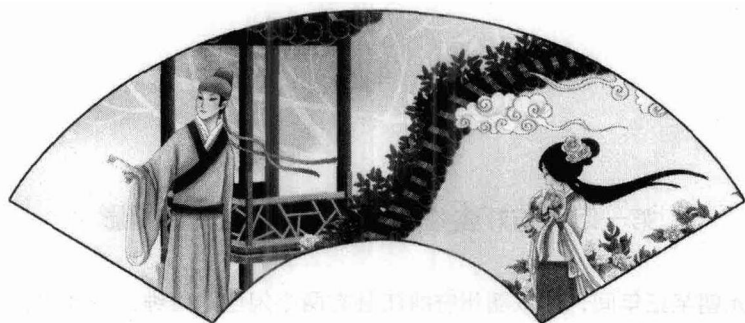
【关键词】婉转 婉约 婉丽

拂云楼 219

【关键词】惊鸿一瞥 惊艳西湖 惊蛰过后是春分

合影楼

【关键词】倒影 清水 清丽 清凉 凄凉



【赏评】

古典的中国，人们喜欢留白而不是表白。那时的人知道曲径通幽，貌似只有曲曲折折，才能到达那幽静的美妙境地，然后，你可以在那儿纳凉、发呆，春光明媚，和风习习……

在这个故事里，就有一对男女身处如此幽静的境地。不过，他们享受幽静而不能享受幽会，不能，是因为不通；不通，是因为不许；不许，源于两家的大人在水面起了一道突兀高墙。于是，观水中绰约倒影而生情，涟漪微泛，荷叶传诗……

今世人读来，真是低回不已，不由得感念那水中倒影的清纯、清丽，当然，还有清凉，甚至是凄凉，即便隔了几百年湿润的时光。

第一回 防奸盗刻意藏形 起情氛无心露影

元朝至正年间，广东韶州府曲江县有两个闲住的缙绅，一姓屠，一姓管。姓屠的由黄甲起家，官至观察之职；姓管的由乡贡起家，官至提举之职。他两个是一门之婿，只因内族无子，先后赘在家中。才情学术，都是一般，只有心性各别。管提举古板执拘，是个道学先生；屠观察跌宕豪华，是个风流才子。两位夫人的性格起先原是一般，只因各适所夫，受了形于之化，也渐渐地相背起来。听过道学的，就怕讲风情；说惯风情的，又厌闻道学。这一对连襟、两个姐妹，虽是嫡亲瓜葛，只因好尚不同，互相贬驳，日复一日，就弄作仇家敌国一般。起先还是同居，到了岳丈岳母死后，就把一宅分为两院，凡是界限之处，都筑了高墙，使彼此不能相见。独是后园之中有两座水阁，一座面西的，是屠观察所得，一座面东的，是管提举所得，中间隔着池水，正合着唐诗二句：遥知杨柳是门处，似隔芙蓉无路通。陆地上的界限都好设立墙垣，独有这深水之中下不得石脚，还是上连下隔的。论起理来，盈盈一水，也当得过黄河天堑，当不得管提举多心，还怕这位姨夫要在隔水间花之处窥视他的姬妾，就不惜工费，在水底下立了石柱，水面上架了石板，也砌起一带墙垣，分了彼此，使他眼光不能相射。从此以后，这两份人家，莫说男子与妇人终年不得谋面，就是男子与男子，一年之内也会不

上一两遭。

却说屠观察生有一子，名曰珍生；管提举生有一女，名曰玉娟。玉娟长珍生半岁，两个的面貌竟像一副印板印下来的。只因两位母亲原是同胞姐妹，面容骨骼相去不远，又且娇媚异常，这两个孩子又能各肖其母，在襁褓的时节还是同居，辨不出谁珍谁玉。有时屠夫人把玉娟认作儿子，抱在怀中饲奶，有时管夫人把珍生认作女儿，搂在身边睡觉。后来竟习以为常，两母两儿，互相乳育。有《诗经》二句道得好：螟蛉有子，式谷似之。

从来孩子的面貌多肖乳娘，总是血脉相荫的缘故。同居之际，两个都是孩子，没有知识，面貌像与不像，他也不得而知。直到分居析产之后，垂髫总角之时，听见人说，才有些疑心，要把两副面容合来印证一印证，以验人言之确否。却又咫尺之间分了天南地北，这两副面貌印证不成了。

再过几年，他两人的心事就不谋而合，时常对着镜子赏鉴自家的面容，只管啧啧赞美道：“我这样人物，只说是天下无双、人间少二的了，难道还有第二个人赶得我上不成？”他们这番念头还是一片相忌之心，并不曾有相怜之意。只说九分相合，毕竟有一分相歧，好不到这般地步，要让他独擅其美。哪里知道相忌之中就埋伏了相怜之隙，想到后面，做出一本风流戏来。

玉娟是个女儿，虽有其心，不好过门求见。珍生是个男子，心上思量道：“大人不相合，与我们孩子无干，便时常过去走走，也不失亲亲之义。姨娘可见，表姐独不可见乎？”就忽然破起格来，竟走过去拜谒。哪里知道，那位姨翁预先立了禁约，却像知道的一般，竟写几行大字贴在厅后，道：“凡系内亲，勿进内室。本衙只别男妇，不问亲疏，各宜体谅。”珍生见了，就立住脚跟，不敢进去，只好对了管公，请姨娘表姐出来拜见。

管公单请夫人，见了一面，连“小姐”二字绝不提起。及至珍生再请，他又假示龙钟，茫然不答。珍生默喻其意，就不敢固请，坐了一会儿，即便告辞。

既去之后，管夫人问道：“两姨姐妹，分属表亲，原有可见之理，为什么该拒绝他？”管公道：“夫人有所不知，‘男女授受不亲’这句话头，



单为至亲而设。若还是陌路之人，他何由进我的门，何由入我的室？既不进门入室，又何须分别嫌疑？单为碍了亲情，不便拒绝，所以有穿房入户之事。这分别嫌疑的礼数，就由此而起。别样的瓜葛，亲者自亲，疏者自疏，皆有一定之理。独是两姨之子，姑舅之儿，这种亲情，最难分别。说他不是兄妹，又系一人所出，似有共体之情；说他竟是兄妹，又属两姓之人，并无同胞之义。因在似亲似疏之间，古人委决不下，不曾注有定仪，所以泾渭难分，彼此互见，以致有不清不白之事做将出来。历观野史传奇，儿女私情大半出于中表。皆因做父母的没有真知灼见，竟把他当了兄妹，穿房入户，难以提防，所以混乱至此。我乃主持风教的人，岂可不加辨别，仍蹈世俗之陋规乎？”夫人听了，点头不已，说他讲得极是。

从此以后，珍生断了痴想，玉娟绝了妄念，知道家人的言语印证不来，随他像也得，不像也得，丑似我也得，好似我也得，一总不去讨论他。

偶然有一日，也是机缘凑巧，该当遇合，岸上不能相会，竟把两个影子放在碧波里面印证起来。有一首现成绝句，就是当年的情景。其诗云：绿树荫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并作南来一味凉。

时当仲夏，暑气困人，这一男一女不谋而合，都到水阁上纳凉。只见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把两座楼台的影子，明明白白倒竖在水中。玉娟小姐定睛一看，忽然惊讶起来，道：“为什么我的影子倒去在他家？形影相离，大是不祥之兆。”疑惑一会儿，方才转了念头，知道这个影子就是平时想念的人。“只因科头而坐，头上没有方巾，与我辈妇人一样，又且面貌相同，故此疑他作我。”想到此处，方才要印证起来，果然一线不差，竟是自己的模样。既不能够独擅其美，就未免要同病相怜，渐渐有个怨怅爷娘不该拒绝亲人之意。

却说珍生倚栏而坐，忽然看见对岸的影子，不觉惊喜跳跃，凝眸细认一番，才知道人言不谬。风流才子的公郎比不得道学先生的令爱，意气多而涵养少，那些童而习之的学问，等不到第二次就要试验出来。对着影子轻轻地唤道：“你就是玉娟姐姐吗？好一副面容！果然与我一样，为什么不合在一

处做了夫妻？”说话的时节，又把一双玉臂对着水中，却像要捞起影子拿来受用的一般。玉娟听了此言，看了此状，那点亲爱之心，就愈加心动起来，也想要答他一句，回他一手。当不得家法森严，逾规越检的话，从来不曾讲过；背礼犯分之事，从来不曾做过。未免有些碍手碍口，只好把满腹衷情付之一笑而已。

屠珍生的风流诀窍，原是有传受的：但凡调戏妇人，不问她肯不肯，但看她笑不笑；只消朱唇一咧，就是好音，这副同心带儿已结在影子里面了。

从此以后，这一男一女，日日思想纳凉，时时要来避暑。

又不许丫鬟服侍，伴当追随，总是孤凭画阁，独倚雕栏，好对着影子说话。大约珍生的话多，玉娟的话少——只把手语传情，使他不言而喻；恐怕说出口来被爷娘听见，不但受鞭之苦，而且有性命之忧。

这是第一回，单说他两个影子相会之初，虚空摹拟的情节。但不知见形之后实事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受骂翁代图好事 被弃女错害相思

却说珍生与玉娟自从相遇之后，终日在影里盘桓，只可恨隔了围墙，不能够见面。偶然有一日，玉娟因睡魔缠扰，起得稍迟，盥栉起来，已是巳牌时候。走到水阁上面，不见珍生的影子，只说他等我不来，又到别处去了。谁想回头一看，那个影子忽然变了真形，立在她玉体之后，张开两手竟要来搂抱她——这是什么缘故？只为珍生蓄了偷香之念，乘她未至，预先赴水过来，藏在隐僻之处，等她一到，就钻出来下手。

玉娟是个胆小的人，要说句私情话儿，尚且怕人听见；岂有青天白日对了男子做那不尴不尬的事，没有人捉奸之理？就大叫一声“哎呀”，如飞避了进去。一连三五日不敢到水阁上来——看官，要晓得这番举动，还是提举公家法森严，闺门谨饬的效验；不然，就有真赃实犯的事做将出来，这段



奸情不但在影似之间而已了——珍生见她喊避，也吃了一大惊，翻身跳入水中，踉跄而去。

玉娟那番光景，一来出于仓皇，二来迫于畏惧，原不是有心拒绝他。过了几时，未免有些懊悔，就草下一幅诗笺，藏在花瓣之内，又取一张荷叶，做了邮筒，使它入水不濡；张见珍生的影子，就丢下水去，道：“那边的人儿好生接了花瓣！”

珍生听见，惊喜欲狂，连忙走下楼去，拾起来一看，却是一首七言绝句。其诗云：“绿波荡漾最关情，何事虚无变有形？非是避花偏就影，只愁花动动金铃。”

珍生见了，喜出望外，也和她一首，放在碧筒之上寄过去，道：“借春虽爱影横斜，到底如看梦里花。但得冰肌亲玉骨，莫将修短问韶华。”

玉娟看了此诗，知道他色胆如天，不顾生死，少不得还要过来，终有一场奇祸。又取一幅花笺，写了几行小字去禁止他，道：“初到止于惊避，再来未卜存亡。吾翁不类若翁，我死同于汝死。戒之慎之！”珍生见她回得决裂，不敢再为佻达之词，但写几句恳切话儿，以订婚姻之约。其字云：“家范固严，杞忧亦甚。既杜桑间之约，当从冰上之言。所虑吴越相衔，朱陈难合，尚俟徐规动静，巧觅机缘。但求一字之贞，便矢终身之义。”

玉娟得此，不但放了愁肠，又且合她本念，就把婚姻之事一口应承，复他几句道：“既删《郑》《卫》，当续《周南》。愿深寤寐之求，勿惜参差之采。此身有属，之死靡他。倘背厥天，有如皎日。”

珍生览毕，欣慰异常。从此以后，终日在影中问答，形外追随，没有一日不作几首情诗。作诗的题目总不离一个“影”字。未及半年，珍生竟把唱和的诗稿汇成一帙，题曰《合影编》，放在案头。被父母看见，知道这位公郎是个肖子，不唯善读父书，亦且能成母志，倒欢喜不过，要替他成就姻缘，只是逆料那个迂儒断不肯成人之美。管提举有个乡贡同年，姓路，字子由，做了几任有司，此时亦在林下。他的心体，绝无一点沾滞，既不喜风流，又不讲道学，听了迂腐的话也不见皱眉，闻了鄙亵之言也未尝洗耳，正

合着古语一句：“在不夷不惠之间。”故此与屠管二人都相契厚。

屠观察与夫人商议，只有此老可以做得冰人。就亲自上门求他作伐，说：“敝连襟与小弟素不相能，望仁兄以和羹妙手调剂其间，使冰炭化为水乳，方能有济。”路公道：“既属至亲，原该缔好，当效犬马之力。”一日，会了提举，问他：“令爱芳年？曾否许配？”等他回了几句，就把观察所托的话，婉婉转转说去与他。管提举笑而不答，因有笔在手头，就写几行大字在几案之上，道：“素性不谐，矛盾已久。方着绝交之论，难遵缔好之言。欲求亲上加亲，何啻梦中说梦！”路公见了，知道也不可再强，从此以后，就绝口不提。走去回复观察，只说他坚决不允，把书台回复的狠话，隐而不传。

观察夫妇就断了念头，要替儿子别娶。又闻得人说，路公有个螟蛉之女，小字锦云，才貌不在玉娟之下。另央一位冰人，走去说合。路公道：“婚姻大事，不好单凭己意，也要把两个八字合一合婚，没有刑伤损克，方才好许。”观察就把儿子的年庚封与媒人送去。路公拆开一看，惊诧不已：原来珍生的年庚就是锦云的八字，这一男一女，竟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的。

路公道：“这等看来，分明是天作之合，不由人不许了，还有什么狐疑。”媒人照他的话过来回复。观察夫妇欢喜不了，就瞒了儿子，定下这头亲事。

珍生是个伶俐之人，岂有父母定下婚姻全不知道的理？要晓得这位郎君，自从遇了玉娟，把三魂七魄倒附在影子上去，影子便活泼不过，那副形骸肢体竟像个死人一般。有时叫他也不应，问他也不答。除了水阁不坐，除了画栏不倚，只在那几尺地方走来走去，又不许一人近身。所以家务事情无由入耳，连自己的婚姻定了多时还不知道。倒是玉娟听得人说，只道他背却前盟，切齿不已，写字过来怨恨他，他才有些知觉，走去盘问爷娘，知道委屈，就号啕痛哭起来，竟像小孩子撒赖一般，倒在爷娘怀里要死要活，硬逼他去退亲。又且痛恨路公，呼其名而辱骂，说：“姨丈不肯许亲，都是他的鬼话！明明要我做女婿，不肯让与别人，所以借端推托。若央别个做媒，此

时成了好事也未见得。”千乌龟，万老贼，骂个不了。

观察要把大义责他，只因骄纵在前，整顿不起。又知道：“儿子的风流原是看我的样子，我不能自断情欲，如何禁止得他？”所以一味优容，只劝他：“暂缓愁肠，待我替你划策。”

珍生限了时日，要他一面退亲，一面图谋好事，不然，就要自寻短见，关系他的宗祧。

观察无可奈何，只得负荆上门，预先请过了罪，然后把儿子不愿的话，直告路公。路公变起色来，道：“我与你是何等人家，岂有结定婚姻又行反复之理？亲友闻之，岂不唾骂！令郎的意思，既不肯与舍下联姻，毕竟心有所属，请问要聘哪一家？”观察道：“他的意思，注定在管门，知其必不可得，决要希图万一，以俟将来。”路公听了，不觉掩口而笑，方才把那日说亲，书台回复的狠话直念出来。观察听了，不觉泪如雨下，叹口气道：“这等说来，吾儿的性命，决不能留，小弟他日必为若敖之鬼矣！”路公道：

“为何至此？莫非令公郎与管小姐有了什么勾当，故此分拆不开吗？”观察道：“虽无实事，颇有虚情，两副形骸虽然不曾会合，那一对影子已做了半载夫妻。如今情真意切，实是分拆不开。老亲翁何以救我？”说过之后，又把《合影编》的诗稿递送与他，说是一本风流孽账。

路公看过之后，怒了一会儿，又笑起来，道：“这桩事情虽然可恼，却是一种佳话。对影钟情，从来未有其事，将来必传。只是为父母的不该使他至此；既已至此，哪得不成就他？也罢，在我身上替他生出法来，成就这桩好事。宁可做小女不着，冒了被弃之名，替她别寻配偶吧。”观察道：“若得如此，感恩不尽！”观察别了路公，把这番说话报与儿子知道。珍生转忧作喜，不但不骂，又且歌功颂德起来，终日催促爷娘去求他早筹良计，又亲自上门哀告不已。路公道：“这桩好事，不是一年半载做得来的。且去准备寒窗，再守几年孤寡。”路公从此以后，一面替女儿别寻佳婿，一面替珍生巧觅机缘，把悔亲的来历在家人面前绝不提起。一来虑人笑耻，二来恐怕女儿知道，学了人家的样子，也要不尴不尬起来，倒说：“女婿不中意，恐怕

误了终身，自家要悔亲别许。”哪里知道女儿心多，倒从假话里面弄出真事故来。

却说锦云小姐未经悔议之先，知道才郎的八字与自己相同，又闻得那副面容俊俏不过，方且自庆得人，巴不得早完亲事。

忽然听见悔亲，不觉手忙脚乱。那些丫鬟侍妾又替她埋怨主人，说：“好好一头亲事，已结成了，又替她拆开！使女婿上门哀告，只是不许。既然不许，就该断绝了他，为什么又应承作伐，把个如花似玉的女婿送与别人？”锦云听见，痛恨不已，说：“我是他螟蛉之女，自然痛痒不关。若还是亲生自养，岂有这等不情之事！”

恨了几日，不觉生起病来。俗语讲得好：说不出的，才是真苦。挠不着的，才是真痛。

她这番心事，说又说不出，只好都在胸中，所以结成大块，攻治不好。

男子要离绝妇人，妇人反思念男子，这种相思，自开辟以来，不曾有人害过。看官们看到此处，也要略停慧眼，稍掬愁眉，替他存想存想。且看这番孽障，后来如何结果。

第三回 堕巧计爱女嫁媒人 凑奇缘媒人赔爱女

却说管提举的家范原自严谨，又因路公来说亲，增了许多疑虑，就把墙垣之下、池水之中，填以瓦砾，覆以泥土，筑起一带长堤；又时常着人伴守，不容女儿独坐。从此以后，不但形骸隔绝，连一对虚空影子也分为两处，不得相亲。珍生与玉娟又不约而同作了几首别影诗，附在原稿之后。玉娟只晓得珍生别娶，却不知道他悔亲，深恨男儿薄幸，背了盟言，误得自己不上不下；又恨路公怀了私念，把别人的女婿攘为己有，媒人不做倒反做起岳父来，可见说亲的话并非忠言，不过是勉强塞责，所以父亲不许。一连恨了几日，也渐渐地不茶不饭，生起病来。路小姐的相思叫做“错害”，管小

姐的相思叫做“错怪”，“害”与“怪”虽然不同，其“错”一也。

更有一种奇怪的相思，害在屠珍生身上，一半像路，一半像管，恰好在“错害”、“错怪”之间。这是什么缘故？他见水中墙下筑了长堤，心上思量道：“他父亲若要如此，何不行在砌墙立柱之先？还省许多任务料。为什么到了此际，忽然多起事来？毕竟是她自己的意思，知道我聘了别家，竟要断恩绝义，倒在爷娘面前讨好，假装个贞节妇人，故此叫他筑堤，以示决绝之意，也未见得。我为她做了义夫，把说成的亲事都回绝了，依旧要想娶她，万一此念果真，我这段痴情向何处着落？闻得路小姐娇艳异常，她的年庚又与我相合，也不叫做无缘。如今年庚相合的既回了去，面貌相似的又娶不来，竟做了一事无成，两相耽误，好没来由！”只因这两条错念横在胸中，所以他的相思更比二位佳人害得诧异。想到玉娟身上，就把锦云当了仇人，说她是起祸的根由，时常在梦中咒骂；想到锦云身上，又把玉娟当了仇人，说她是误人的种子，不住在暗里唠叨。弄得父母说张不是，说李不是，只好听其自然。

却说锦云小姐的病体越重，路公择婿之念愈坚；路公择婿之念愈坚，锦云小姐的病体越重。路公不解其意，只说她年大当婚，恐有失时之叹，故此忧郁成病；只要选中才郎，成了亲事，她自然勿药有喜。所以吩咐媒婆，引了男子上门，终朝选择。准想引来的男子，都是些魑魅魍魉，丫鬟见了一个，走进去形容体态，定要惊个半死。惊上几十次，哪里还有魂灵？只剩得几茎残骨、一副枯骸，倒在床褥之间，恹恹待毙。

路公见了，方才有些着忙，细问丫鬟，知道她得病的来历，就翻然自悔道：“妇人从一而终，原不该悔亲别议。她这场大病倒害得不差，都是我做爷的不是，当初屠家来退亲，原不该就许；如今既许出口，又不好再去强他。况且那桩好事，我已任在身上，大丈夫千金一诺，岂可自食其言？只除非把两头亲事合做一头，三个病人串通一路，只瞒着老管一个，等他自做恶人。直等好事做成，方才使他知道。到那时节，生米煮成熟饭，要强也强不去了。只是大小之间有些难处。”仔细想了一回，又悟转来想：“当初娥皇

女英同是帝尧之女，难道配了大舜，也分个妻妾不成？不过是姐妹相称而已。”主意定了，一面叫丫鬟安慰女儿，一面请屠观察过来商议，说：“有个两便之方，既不令小女二夫，又不使管门失节；只是令郎有福，忒煞讨了便宜，也是他命该如此。”观察喜之不胜，问他：“计将安出？”路公道：“贵连襟心性执拗，不便强之以情，只好欺之以理。小弟中年无子，他时常劝我立嗣，我如今只说立了一人，要聘他女儿为媳，他念相与之情，自然应许。等他许定之后，我又说小女尚未定人，要招令郎为婿，屈他做个四门亲家，以终夙昔之好。他就要断绝你，也却不得我的情面，许出了口，料想不好再许别人。待我选了吉日，只说一面娶亲，一面赘婿，把二女一男并在一处，使他各畅怀抱，岂不是桩美事？”

屠观察听了，笑得一声，不觉拜倒在地，说他“不但有回天之力，亦且有再造之恩”。感颂不了，就把异常的喜信报与儿子知道。

珍生正在两忧之际，得了双喜之音，如何跳跃得住！他那种诧异相思，不是这种诧异的方术也医他不好。锦云听了丫鬟的话，知道改邪归正，不消医治，早已拔去病根，只等那一男一女过来就她，好做女英之姐，大舜之妻。此时三个病人好了两位，只苦得玉娟一个，有了喜信，究竟不得而知。

路公会着提举，就把做成的圈套去笼络他。管提举见女儿病危，原有早定婚姻之意，又因他是契厚同年，巴不得联姻缔好，就满口应承，不作一毫难色。路公怕他套言，隔不上一两日就送聘礼过门。纳聘之后，又把招赘珍生的话吐露出来。管提举口虽不言，心上未免不快，笑他明于求婚，暗于择婿，前门进入，后门入鬼，所得不偿所失，只因成事不说，也不去规谏他。

玉娟小姐见说自己的情郎赘了路公之女，自己又要嫁入路门，与他同在一处，真是羞上加羞，辱中添辱，如何气愤得了！要写一封密札寄予珍生，说明自家的心事，然后去赴水悬梁，寻个自尽。当不得丫鬟厮守，父母提防，不但没有寄书之人，亦且没有写书之地。

一日，丫鬟进来传话，说：“路家小姐闻得嫂嫂有病，要亲自过来问安。”玉娟闻了此言，一发焦躁不已，只说：“她占了我的情人，夺了我的



好事，一味心高气傲，故意把喜事骄人，等不得我到她家，预先上门来羞辱。这番歹意，如何依允得她！”就催逼母亲叫人过去回复。哪里知道这位姑娘并无歹意，要做个瞒人的喜鹊，飞入耳朵来报信的。只因路公要完好事，知道这位小姐是道学先生的女儿，决不肯做失节之妇，听见许了别人，不知就里，一定要寻短见；若央别个寄信，当不得他门禁森严，三姑六婆无由而入，只得把女儿权做红娘，过去传消递息。玉娟见说回复不住，只得随她上门。未到之先，打点一副吃亏的面孔，先忍一顿羞惭，等她得志过了，然后把报仇雪耻的话去回复她。不想走到面前，见过了礼，就伸出一双嫩手在她玉臂之上捏了一把，却像别有衷情不好对人说，两下心照地一般。

玉娟惊诧不已，一茶之后，就引入房中，问她捏臂之故。

锦云道：“小妹今日之来，不是问安，实来报喜。《合影编》的诗稿，已做了一部传奇，目下就要团圆快了。只是正旦之外又添了一脚小旦，你却不要多心。”玉娟惊问其故，锦云把父亲作合的始末细述一番，玉娟喜个不了一——只消一剂妙药，医好了三个病人。大家设定机关，单骗着提举一个。

路公选了好日，一面抬珍生进门，一面娶玉娟入室，再把女儿请出洞房，凑成三美，一齐拜起堂来，真个好看。只见：男同叔宝，女类夷光。评品姿容，却似两朵琼花，倚着一根玉树；形容态度，又像一轮皎日，分开两片轻云。那一边，年庚相合，牵来比并，辨不清孰妹孰兄；这一对，面貌相同，卸去冠裳，认不出谁男谁女。把男子推班出色，遇红遇绿，到处成牌；用妇人接羽移宫，鼓瑟鼓琴，皆能合调。允矣无双乐事，诚哉对半神仙！

成亲过了三日，路公就准备筵席，请屠管二人会亲。又怕管提举不来，另写一幅单笺夹在请帖之内，道：“亲上加亲，昔闻戒矣；梦中说梦，姑妄听之。今为说梦主人，屈作加亲创举；勿以小嫌介意，致令大礼不成。再订。”管提举看了前面几句，还不介怀，直到来后一联有“大礼”二字，就未免为礼法所拘，不好借端推托。

到了那一日，只得过去会亲。走到的时节，屠观察早已在座。路公铺下毡单，把二位亲翁请在上首，自己立在下首，一同拜了四拜。又把屠观察请